

那些花儿

□王春鸣



花边系马

那萧就是艾，有清苦的香味，我在院子里裁了一大片，而迷迭香，它的名字那么美，意为海中的露水。

花中间，清风吹拂着折断的野草花，寒香零落，月亮从旷野般的天空掠过……超市的香草罐子打碎了。

第一次在视频上看见莎拉·布莱曼，是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，她和刘欢高唱一曲《you and me》，声音如银色的月光倾泻。之后我在网上觅得她的专辑《一千零一夜》，乐起，眼前立刻展开广袤沙漠，无垠星空，她空灵的声线，同时无限接近天籁和人的心灵。

而至于斯卡保罗集市，几百年来据说依旧远远地保留在英国的某个小镇上，八月十五往后的一个半月里，传统的工匠在集市上展示他们的手艺，赛马场上的牛仔英武彪悍，当然，那些香草也会成捆地散落在路边的草篮里。“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？Parse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.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.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……”歌声荡漾在那个集市上。它原本是一首古老的苏格兰民间迷歌，歌词至少追溯到十三世纪的英格兰，至于曲调则更早，产生于苏格兰。几经传唱，遇到了莎拉·布莱曼，就像一朵花遇到了春天。

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莲波，这个有花的名字在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风靡一时，读她的文字，犹如轻轻搓捻一根香草，微绿、幽香，久久不散。她在《莲波散语》的自序里说：莲波，长于苏州，木命，所以耿直，命有华盖，所以孤单，宿命，信佛，喜欢咬文嚼字。简简单单几句话，就让二十岁的我倾倒。后来她悄然淡出文字江湖，至今在一个浙江的

小城里教书，从高处消失，平淡之至。我总想，如果我能遇着她，定要把全世界的香草都采来献给她，因为，实在是很喜欢她翻译的《斯卡保罗集市》。

“问尔所之，是否如适，蕙兰芫荽，郁郁香芷，彼方淑女，凭君寄辞，伊人曾在，与我相知，嘱彼佳人，备我衣裳。蕙兰芫荽，郁郁香芷，勿用针砧，无隙无疵，伊人何在，慰我相思……”这个句式，使一首异国民谣和古中国的《诗经》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契合。它们都忧伤而充满古意，一唱三叹。Parsley, Sage, Rosemary and Thyme, 欧芹，鼠尾草，迷迭香和百里香，据说它们分别代表爱情的甜蜜、力量、忠诚和勇气，也说这些名字其实都是死亡的隐喻，因为莎拉·布莱曼之前，保罗·西蒙和加芬克尔演唱的版本里，这首歌的副歌充满的反战的味道。《诗经》里，也有数不清的花、药物和香草，其名也美，又总和爱情有关，“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”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”，那萧就是艾，有清苦的香味，我在院子里裁了一大片，而迷迭香，它的名字那么美，意为海中的露水。

它们在暮色里，随莎拉·布莱曼的低吟浅唱一一化作月光，把所有的she换成he，歌声里已没有了战争，只有她对他的爱情。悠远的芳香、寂寞的山林、诗经和古老而年轻的爱恋，荡漾在湖水般的旋律里。

有喜欢的书法家送我一幅字：“将收割的石楠扎成一束，为一个早已遗忘的理由而战”，正是《斯卡保罗集市》中的一句。笔法野逸磅礴，开阖间飞舞着青春的不羁与自由，像大风猎猎，吹过绿林深处山冈旁，一片香草花园。

六七月里，我们家的餐桌上偶尔会有一道凉拌栀子花，是弟弟做的。家门口的两棵大栀子树，实在是开得太多了。这道菜又香又苦，大家往往赞叹一番，然后点到为止。

其余时日，我偶尔会去盒马生鲜看花，整盒的茉莉、玫瑰、夜来香、槐花，排列整齐，在促销和喧嚣中特别静默，以至于你看得到它们身上云南和宁夏高原的阳光，还有风。我就把其中的一些买回来，把它们煮进酒或者蜂蜜里。我相信它们如果直接做菜吃，一定也是又香又苦。

超市里除了可以吃的鲜花，调料架上还陈列着干燥的迷迭香、百里香、鼠尾草、罗勒、莳萝……玻璃瓶里香气满溢而外人浑然不觉，即使这一生不过是等着去厨房，在一些汤里下落不明，它们的样子，还是让人感觉到窸窸窣窣的细碎美好，仿佛是遥远的乡村民谣那被静止了的旋律，比如《柠檬树》，比如《斯卡保罗集市》。

第一次听到《斯卡保罗集市》时，正迎着夕阳开车，因为有山的剪影和大红的落日，路上的尘嚣都变得不足道。车载收音机不知名的频道，从大串的广告间隙里忽然飘出这首歌，在歌声里，我听见荷兰芹、鼠尾草、迷迭香和百里香的名字，它们回环往复地出现，仿佛看得见它们一年年被采摘，被拢在一把石榴



慌张畏惧中，我听到一种声响，凝神辨认，是水滴声，滴——嗒。

梦中的水滴声

□江徐

坐看苍苔

想来苏东坡是个失眠多梦的人，而且有记梦的习惯。他晚年编撰了一部杂文集，其中有一辑，写的是梦寐。

梦是对日常生活的炒冷饭。这样的人，就会做怎样的梦。心中存有何种渴望，便会坠入何种梦境。苏东坡的梦中世界，是他白天行止的倒影，赋诗，饮酒，品茗，南来北往地走在路上。

有一天，他梦见参寥法师带着诗卷登门拜访。两人喝茶，品诗，一如往常。醒来追忆，记得有两句：“寒食清明都过了，石泉槐火一时新。”他在梦中还问法师，为何过了寒食清明，连泉水都是新的？法师告诉他，很多地方，有清明淘井的习俗。

我想起乡下很多人家有井，但从未看到，也从未听说清明前后谁家请人来淘井。一口井，一打完，一劳永逸地用下去，岁岁年年，生生死死。

外婆与兰侯家交界处，有一口井，当初两家合打，之后共用。我有一张童年照，倚井而立，冬天，身上的棉袄又厚又硬，双臂向外支开。背后是乡间泥路，行道树兴许是新栽的，稀稀拉拉，瘦骨伶仃。稍远处，田野，房屋，同样光秃秃，模糊的黑白色调更显其荒凉。按下快门的那一刻，一辆自行车正好经过，后座还驮着个人。

虽然有口井，夏天淘米洗菜汰衣裳还是去河边，小姨走在前面，我捧着米箕，跟在后面。那时，农村还没安装自来水管，逢到落雨天，大人就会取出木盆水桶，排在檐下，等雨。他们不说“雨”，而是说“天雨”。“天雨点天雨”。

大雨停歇，井水浑浊。但很快，它自会澄清如昔。

我对这口井最深的记忆集中在

童年的夏天。用网袋兜一瓶啤酒、一只西瓜，吊上半天。傍晚捞上来，酒瓶刚擦干，立马全身冒“汗”。再擦干，又一身“汗”。一瓶酒，正好够外公外婆每人一碗，刚启瓶时的泡沫归我享用。将泡沫嘬完，用筷子飞快搅拌，以便“生”出更多泡沫。

捞出来的西瓜自然也是全身冒“汗”。一刀切开，那爽脆的声响……再一口咬下去，那沁人心脾的冰凉……真不知该如何形容。后来读到汪曾祺先生的相关描述，觉得再贴切不过：“一刀下去，咔嚓有声，凉气四溢，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岂止眼睛，连身边的空气都变凉了。

井水体贴人，夏天冰凉晶沁，冬天，洗衣、洗菜虽然说不上多么暖和，可那份柔和的微温，足以给人慰藉。

渐渐地，那井在时代的变迁中被弃用了。老邻居兰侯一直住在那儿，但已经看不到她到井边来洗衣、淘米，总归是嫌脏，嫌麻烦。

每次回去，我都会趴在井沿望一望，井内壁长出一圈蕨类植物。从未淘洗过，倒也不混。有一次望下去，水面映出一小块湛蓝的天，像遥远的镜中风日。

今年十一回去，小住几日，早上用井水汰衣裳，井水触在皮肤上，和小时候一样凉快，水面漂着枝叶碎屑，掸不了，有点恼人。井内壁的蕨类越发丰茂，绿幽幽的。

那天舅舅又去拍井，这一次他让我配合着，他拍井，我拍井。吊桶放在井沿，水滴淋漓。我想拍出井水一滴一滴，慢慢滴落下去，声音与水滴被放大的那种特写镜头，可是不能。

那天照样做梦，梦里在赶夜路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。慌张畏惧中，我听到一种声响，凝神辨认，是水滴声，滴——嗒。过了一小会儿，又一传来一声，滴——嗒。一声一声，明晰，清澈，抚慰孤单的流浪者。

醒来后，咀嚼那水滴声，依然感到焦躁不安的心灵像是服了一剂清凉散。那声音，到底来自哪里呢？

之后某一刻，我终于回过味来，那不是放大、放慢的井水滴落的声音么？

题壁，相当于现在的公开发表，是一种大众传播方式，作者把诗文写在壁上的目的是让人看到。

题壁

□杨 谒



所谓题壁，是指在墙壁上写字，或指写在墙壁上的字。

印象中动静最大的题壁行为发生在唐代，主人公是怀素和尚。怀素是一位狂草大师，在得知他到了京城之后，不少富贵人家赶紧粉刷墙壁，备下酒席，期待怀素和尚酒后兴奋，在白墙壁上恣意挥洒。怀素在《自叙帖》中引述了不少名公对他草书艺术的赞美：“粉壁长廊数十间，兴来小豁胸中气。忽然绝叫三五声，满壁纵横千万字。”“驰毫骤墨列奔驷，满座失声看不及。”他不但喜欢在白墙上狂草，还喜欢当众挥毫，围观的人越多，写得就越精彩。

最喜欢题壁的似乎是宋代人。据说是当时的寺庙、驿馆、酒店都刷白了墙壁等待过往的客人留题，后到的人看到了，就和诗，也有抄录了去欣赏或传播的，著名词人周邦彦就有这样一句词：“下马先寻题壁字。”

苏东坡有一首家喻户晓的《题西林壁》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当时就题写在庐山西林寺的墙壁上。苏东坡字好诗也好，名声也大，想必他的“一时冲动”能给西林寺多带来不少香火。

在宋代，男性士大夫普遍认为女人作诗填词属不雅之举，阮阅在《诗话总龟》卷十五中偏记载了一则女人题壁的轶事：“《三乡题》，不知谁氏题。云：余本家若耶溪，东从良人西入函关，寓居新昌里第，不幸良人已矣，邈然无依，东迈，历渭川，涉浐水，背终南，涉太华，经虢略，抵陕郊，皆曩昔宴游之地。命笔辄题，终不能涤其怀抱。翰墨，非女子事，

故隐其名而不书。为诗曰：昔逐良人入，良人身没妾空还。谢娘卫女不相待，为雨为云过此山。”这里讲的是一个女子苦命丧夫，有感而题诗于壁的故事。文中说：“翰墨，非女子事，故隐其名而不书。”因其有隐名之举，可反证宋人题壁时是喜欢署上自己的大名的。

《水浒传》中也有题壁的故事，首先上场的是林冲，在第十一回《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》。话说草料场被烧之后，林冲无路可走，只得去投梁山，那日他吃了几碗酒，伤感怀抱，“问酒保借了笔砚来，乘着一时酒兴，向那白粉壁上写下八句五言诗。写道：“仗义是林冲，为人最朴忠。江湖驰闻望，慷慨聚英雄。身世悲浮梗，功名类转蓬。他年若得志，威镇泰山东！”宋江题反诗在第三十九回。他那日在浔阳楼的白粉壁上，先题了一首《西江月》，余兴未尽，又加了四句诗，最后还大书“郓城宋江作”五字。恰巧当日通判黄文炳在家里坐不住，也来浔阳楼闲玩：“转到酒楼上，凭栏消遣，观见壁上题咏甚多，也有做得好的，亦有歪谈乱道的……”同书第六十一回，军师吴用扮作算命先生，在卢俊义家的白壁上题了一首藏头反诗，最后逼反了玉麒麟。闲阅有关文献，发现《水浒传》中的这些“小说家言”，竟与宋代题壁的实际“盛况”相仿佛。

题壁，相当于现在的公开发表，是一种大众传播方式，作者把诗文写在壁上的目的是让人看到。不要以为题壁只是古人的事，当下生活中，题壁也是随处可见，那些刷在墙上的广告、标语、口号等，都是当代题壁书。想当年我才练习了几本书法，有一天想显摆一下，就在宿舍门上题了两句杜诗“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”，应该也算是题壁。今年在绍兴蕺山街蔡元培故居旁，见一长溜粉壁上，有人用米芾行书体，书写了大段介绍当地历史风物的文章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当是题壁这一“艺术形式”古为今用的范例。

在音乐中纵横驰骋

——罗西尼《威廉·退尔》序曲赏析

□木火

四季乐韵

威廉·退尔(William Tell)，瑞士传说中的民族英雄。席勒的剧本(1804年)和罗西尼的歌剧(1829年)使他闻名世界。其中的一个故事场景想来国人大多熟悉：在阿尔道夫的广场上，正在举行奥地利人统治瑞士100周年的庆典。地方总督格斯勒下令将国王的帽子绑在柱子上，经过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对帽子鞠躬行礼。威廉·退尔拒绝向国王的帽子低头，被传唤到广场上，勒令当众认罪。总督承诺饶威廉·退尔一命，如果他能射中儿子瓦尔特头顶上的苹果。威廉·退尔射中了苹果，并想用另一支箭射死格斯勒……

罗西尼的歌剧《威廉·退尔》太过庞大，难度又极高，如今很少上演；但《威廉·退尔》序曲却成为乐迷们耳熟能详的乐曲，也经常在音乐会上单独演奏，仿佛游离于歌剧成了一部独立的“交响诗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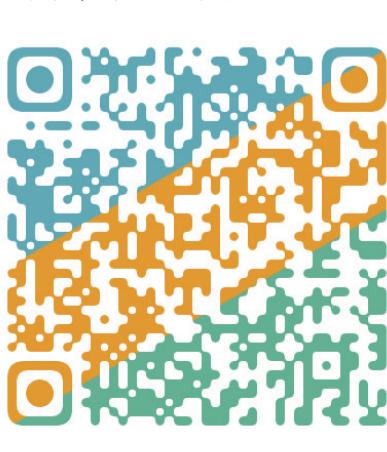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罗西尼一开始是创作喜歌剧的，也

喜欢搞怪。当年，罗西尼的名字几乎等同于喜歌剧的化身，代表作如《塞维利亚的理发师》。这部创作于1816年2月的歌剧，充分显现了罗西尼的才气，整部歌剧的音乐创作仅花了13天。而那首著名的序曲，挪用了他以前创作的歌剧序曲，观众却尽可以在沉稳端庄的演奏中感觉那快乐心绪的流淌，丝毫不会介意那是“借”来的。

尤其是序曲的开头部分，双簧管于弦乐的轻轻荡漾中吹奏出延绵不断的长音，由低到高，持续向上攀升，仿佛冲破了云层终于展翅飞翔在灿烂的晴空，阳光与欢乐相伴左右。

罗西尼一生共创作了39部歌剧，在他创作生涯的后期，写出了一大批正歌剧作品，包括他的最后一部歌剧《威廉·退尔》。那是在1829年，作曲家37岁，此后直到去世，将近四十年里，罗西尼的创作销声匿迹，谜一样地消失了。或许这部庞大的歌剧(如果不删节，演出时间将达6个小时)让他感觉“江郎才尽”，或许连续15年的高产让他志得意满，好好享受生活了。“人生何求？我并没有后代。如果我有孩子，我肯定会选择继续创作。”罗西尼自己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，于是他从巴黎搬回了博洛尼亚，在那里安安静静地过生活。“喜剧就是这样结束的！”对于这一点，作曲家颇有心得。

《威廉·退尔》序曲共分为四个部分，如同组曲，不过四首曲子连接在了一起。第一部分大提琴独奏出宽广、缓慢的引子，随后是大提琴五重奏描绘出阿尔卑斯山区的美景。后转大调式，表现人民过着平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有人将这段宁静的音乐解读为黎明，也有人说描写的是黄昏。其实那悠缓的旋律交代不了是黎明还是黄昏，倒可以在那温柔缠绵的弦乐中想象歌剧第一幕中的场景：威廉·退尔庭院前的苜蓿湖边，农民们正赶着五月牧人节为最近结婚的三对夫妇布置小屋……这是山国的春天，千山万壑间，淙淙溪流穿过葱郁的森林，注入那清波微澜的苜蓿湖，这湖边是村民们宁静而美好的生活。但音乐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